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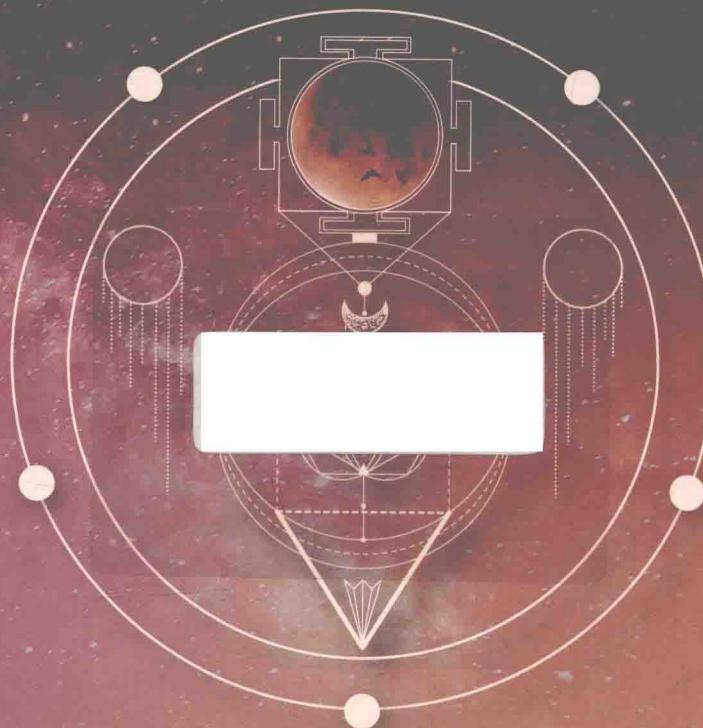


Genghis Khan Code

成吉思汗密码

一段疑云重重的历史谜案
一场爱与忠诚的天地之约

夏龙河 ◎著



Genghis Khan Code

成吉思汗密码

揭开古老西域宗教神秘面纱，

英雄时代热血归来！

夏龙河——著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成吉思汗密码 / 夏龙河著. -- 海口 : 海南出版社,

2017.11

ISBN 978-7-5443-7582-5

I . ①成… II . ①夏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－中国－当代
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62386 号

成吉思汗密码

作 者： 夏龙河

监 制： 冉子健

丛书策划： 冉子健 刘军民 陈 娟

责任编辑： 孙 芳

执行编辑： 朱庭萱

责任印制： 杨 程

印刷装订：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读者服务： 蔡爱霞 郑亚楠

出版发行： 海南出版社

总社地址：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： 570216

北京地址： 北京市朝阳区红军营南路 15 号瑞普大厦 C 座 1802 室

电 话： 0898-66830929 010-64828814-602

投稿邮箱： hnbook@263.net

经 销：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出版日期：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：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： 15

字 数： 220 千字

书 号： ISBN 978-7-5443-7582-5

定 价： 39.80 元

【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、转载，违者必究】

如有缺页、破损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寄回本社更换

目 录 contents

CHAPTER 1 铁马出行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 | 铁马寺 | 001 |
| 2 | 站立的棺材 | 006 |
| 3 | 等待死神 | 010 |
| 4 | 拖依之死 | 014 |
| 5 | 耍蛇的波斯人 | 017 |
| 6 | 毒蛇袭击 | 020 |
| 7 | 草原要出大事了 | 022 |
| 8 | 被杀的耍蛇人 | 025 |
| 9 | 复活的欧洲人 | 028 |
| 10 | 古老的宗教 | 031 |
| 11 | 八人之数 | 034 |
| 12 | 杀人夜 | 037 |

CHAPTER 2 幽冥旅游团

- 1 红色中巴车 041
- 2 半夜惨叫 044
- 3 问路的欧洲人 048
- 4 狼烟 051
- 5 负伤的欧洲人 053
- 6 黑喇嘛的信使 057
- 7 李小龙失踪了 060
- 8 火神的使者 063
- 9 奇特的胡杨林 066

CHAPTER 3 你在何处

- 1 高宽回来了 069
- 2 神秘胡杨林 072
- 3 怯薛军出动 074
- 4 善良的小女孩 077
- 5 沉默的餐厅 081
- 6 库科鲁姆的阵地 083
- 7 胡杨林中的草坪 087
- 8 黄金面具 092
- 9 小行动 096
- 10 出路 098

11	山洞里的笑声	102
12	阔阔出雕像	105

CHAPTER 4 神秘的强木村

1	苦修士	109
2	屠城	114
3	尸虫	117
4	关键的时候到了	121
5	沐浴	123
6	神秘偷袭者	127
7	塔拉的遭遇	130
8	萨琳娜的婚礼	133
9	出逃计划	138
10	被擒的怯薛卫士	141
11	山间古刹	144

CHAPTER 5 要塞鬼影

1	暗哨	149
2	戈壁黑影	152
3	天神	155
4	蛇阵	158

5	城堡	161
6	神秘古堡	165
7	毒獴	168
8	洞口	170
9	古堡鬼影	173
10	笑声	176
11	勇猛的欧洲人	179
12	悬崖	183

CHAPTER 6 生死决斗

1	古堡里的灯光	186
2	教主普吉	189
3	禁地人影	193
4	沟底有死人	196
5	逃生	198
6	萨琳娜之死	200
7	我是塔拉	204
8	欧洲人	207
9	遇到李小龙	209
10	天葬台	214
11	低着头的伙伴	217
12	铁王	221
13	云都赤	224

第一章 铁马出行

1 铁马寺

老喇嘛色登扎布蹒跚着拉开大门，阳光像是刚煎熟的鸡蛋一样，热气腾腾地铺满了碧绿的山坡。肆意的香气和热情让老喇嘛差点被呛倒。

老喇嘛缓缓抬头，眯着眼看了看太阳，嘟哝着：“永恒的太阳啊，色登扎布陪伴了您 70 年，老得不成样子了，您还小伙子似的。”

太阳不理睬他的话，踢踏着，把阳光一节一节地蹿出去，一会儿就照到了不远处的日照山。色登扎布对着日照山的方向鞠躬，嘴里含混不清地念叨着什么。念叨完后，他慢慢站直身子，刚要转身回去，有人尖着嗓子喊他：“喂，色登扎布。”

是个女人的声音，虽然听起来声音清脆婉转，有着百灵鸟一般的美妙，他却知道，喊他的是一個老女人——他的邻居其其格。其其格是一个具有西亚血统的女人，据她说，她的祖先是古波斯贵族，到中国做生意，让一场风暴吹得迷了路，牵着马的尾巴一路到了蒙古，这一来再也没回去，就在这儿住下了。色登扎布朝其其格看去。其其格从东面走来，背着阳光，色登扎布看不清她的样子，只是感觉她移动起来的样子，像是去年有个游客给他的一本书上的大企鹅。这让老喇嘛感到奇怪，这么个臃肿的老女人，怎么有一副那么好听的嗓音？相比于她的身材，她的嗓音几十年一直没变。老喇嘛闲着的时候，甚至都想去研究一下她的嗓音不变的秘密。解开这个秘密后，或许能顺便解决让人永远年轻的秘诀。

其其格边摇晃着身子，边划船似地朝老喇嘛招手，说：“色登扎布，

听说出大事了，止马谷地有四五个人被杀，听说都是城里人呢。”

色登扎布愣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其其格，谢谢您告诉我这些。我们都处理不了这些事，就让他们自己处理去吧，实在不行，还有政府呢。”

其其格说：“政府离这里有一百多里地呢，听说乡长的四轮车都没有油烧了，他们怎么来得了？”

色登扎布咧了咧皱纹纵横的老脸，算是笑了，说：“乡长的车，那叫汽车。其其格，你连汽车都不知道。”

其其格说：“那怎么叫汽车？明明就是四轮车嘛。”

色登扎布不跟她理论了，说：“那你去找你的四轮车去吧。”

其其格挥手抓了一把空气，骂道：“这什么虫子啊。我说老色登扎布，您可是这附近唯一的……能管这事的人呢，你不去管他们，他们这群迷途的羔羊，会互相残杀，直到死光。”

色登扎布等着其其格走近，接过她送来的奶酪，鞠躬说：“谢谢您，菩萨会保佑你的。”

其其格看着色登扎布的脸，说：“巴扎尔这个老东西，我不让他给那些人当向导，他非去，幸亏他腿脚快，捡了条命回来，我说这都是他平常受你的教诲，常拜菩萨，菩萨她老人家才救了他一命，要不，有 10 个巴扎尔现在也在那儿躺着等老鹰的光顾了。”

色登扎布咳嗽几声，说：“老了，不行了，咳嗽起来没个头了。”

其其格“呵呵”笑了，她的笑声里有掩饰不住的悲凉。笑了一会儿，她也弯腰咳嗽起来，不过，她能控制住。憋住咳嗽，其其格说：“色登扎布，我们都老了。”

色登扎布说：“是，都老了。”

其其格看看阳光明媚的草原，说：“可是这草原永远都是这么年轻。”

色登扎布看着手中的奶酪说：“我要回去吃奶酪了。其其格，你继续看你的草原吧。”

色登扎布朝着她笑了笑，瘸着腿返身回去。其其格在背后喊道：“色登扎布，你真的不管那些人吗？”

色登扎布背对着其其格摇摇头，就走回了院子。

其其格也失望地转过身，边走边念叨：“这个色登扎布……”

吃完饭的色登扎布上完早课后，就坐在门外的大石头上晒太阳。从这儿能看到远处日照山的山顶。不远处偶尔有人骑着马路过，看到色登扎布都老远朝他打招呼。这些人都是附近的牧民，他们应该是从这儿路过，去寻找好的牧场。快到中午的时候，有三辆越野车从他的目光中经过。越野车吼叫着，野蛮地撕开碧绿的草地，朝日照山的方向驶去。

色登扎布听到汽车的轰鸣，心里一阵颤抖。每次看到汽车从这条路上走过，他都有一种末日来临的感觉。这种感觉来自于10岁的时候他的一次经历。那年，他稚嫩的目光第一次看到了鲜血飞溅，看到了人头落地，看到他的父亲，一个平日温顺的牧马人，穿上一身黑衣，变成了一个凶神，他同诸多的凶神一起，天降神兵一般，把一帮正在宿营的男女杀了个精光。让他印象最深刻的，是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金发女孩。她惊恐地喊叫着，从她小小的帐篷里爬出来，朝山上跑。刚刚砍杀完那些男人的父亲，张弓搭箭，瞄准了那个在夜色中如惊恐的小狐狸一般的少女。

色登扎布抱着父亲的腿，想去拉他的胳膊。他脆弱的神经已经被悲惨的景象搞得濒临崩溃，他带着哭音喊：“阿爸，您别杀她啊，色登扎布求您了。求您了。”父亲一脚把他踹倒在地上，稳稳地拉开弓，右手一松，追讨生命的箭矢就狠狠地扎进那少女的后背。

色登扎布跟着父亲等人跑过去，把尚未死去的少女扶起来，父亲质问她：“你们是哪里来的？你们是波斯人？”

少女美丽的眼睛看着他们，嘴里说着他们听不懂的语言，眼泪顺着眼角，一直流到草地上。那天晚上的月亮奇异的亮。少女的眼泪闪着宝石一般的光芒，滚动闪亮，“砰砰”地砸在草地上，也砸在少年色登扎布的心里。

稍稍大些后，色登扎布开始受到残酷的格斗和骑马训练，也跟着父亲到寺庙去烧香，接受喇嘛的祝福。那时候，色登扎布眼里的父亲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佛教徒。

他迷茫地问父亲：“阿爸，大师父说人要行善，可是你为什么要杀人呢？”

父亲严正地告诉他：“阿爸从来没有杀过人。”

色登扎布说：“阿爸，大师父说善人要诚实，可是您为什么还撒谎呢？”

色登扎布的父亲恼了，踹了他一脚，说：“小兔崽子，老子从来不撒谎。老子没杀过人，我杀的都是魔鬼，要去侵犯我们蒙古人神圣的先祖的魔鬼。”

色登扎布迷茫地问道：“那个小女孩也是魔鬼吗？”

色登扎布的脑子里又出现了小女孩哀伤绝望的目光和她晶莹的泪水。

父亲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是。因为魔鬼已经侵入了她的脑子。”

色登扎布让父亲带着他去杀死小女孩的地方，父亲不去。他长到20岁的时候，已经是铁马寺的一名喇嘛了。他跟着师父出去做法事，经过一个大山坡的时候，师父突然让他跪下，说他师父，也就是色登扎布的师祖，就是在这里被人杀死了。色登扎布这是在那件事过去十多年后，第二次听人说起。父亲在带他参加那次杀戮之后，就对他说，那件事必须深深的埋在心里，一直到死，都不能跟人说。

这次色登扎布终于有机会询问这件事了，就问师父：“师祖为什么在这里被人杀死？”

师父说：“师祖是为了神圣的使命，舍身成义的。”

色登扎布知道铁马寺的老喇嘛是父亲的好朋友，老喇嘛就是在那次袭击事件中，被一个小伙子开枪打死的。小伙子用的是大口径火铳，把老喇嘛的肚子打了个大窟窿，很多内脏都直接打没了。

色登扎布小心地问师父：“师父，你知道他们在这儿杀了一个小姑娘吗？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姑娘。”

师父跟色登扎布磕完头，带着他就下了山坡，朝远处的帐篷走去。

师父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
色登扎布后来知道，师父是知道这件事的，他同样也知道那个被杀的小女孩。那已经是10年以后了。色登扎布和师父一起杀了两次人。他们第二次杀人的时候，也是十多个人围剿一帮进入止马谷地的人。那帮人在附近方圆百里的地方转悠了一个多月，被流浪歌手阿卡达发现，阿卡达跟踪他们到附近，来跟师父讨水喝，喝完水之后，阿卡达就瘸着那条被狼咬

去了一半肉的腿，到附近牧民的蒙古包唱歌去了，随着阿卡达的歌声越走越远，越来越多的黑衣人来到铁马寺。

师父让色登扎布看家，自己带着二十多个神秘汉子去围剿那十多个进入止马谷地的盗墓者。色登扎布后来听说，师父他们一开始很顺利。那十多个疲惫的盗墓人，主要是下乡知青，他们经过长途跋涉，已经都疲惫地睡了，色登扎布的师父他们像砍瓜一样砍杀了六七个，剩下的才醒了。他们没有料到的是，在醒了的人中，有带着枪的洋人。包括师父在内，有四人死在了洋人的枪下，并且他们没有完全完成任务，那个洋人携枪逃跑了。色登扎布的父亲已经老了，但是还是跟着大家进行了长达十多天的秘密搜捕。最终，他们也没有发现那个逃走的洋人。师父也是被火铳打死的。不同的是，师父这次是背部受伤，因此还活了七八天。色登扎布和父亲四处寻找巫医给师父治病。色登扎布计划把师父送到一百多里外的政府医院，但是师父不让。师父说不等送到医院，他就会死在半路上。

第八天晚上，师父跟他说了很多话。师父甚至站起来，让他跪下接受他的一个破木匣子。从那天起，他就成为了铁马寺的住持，也是铁马寺唯一的喇嘛。同时，师父让他起誓，正式成为了那个秘密组织的一员，色登扎布其实早就对这个有了心理准备。师父让他打开匣子，本来以为里面应该是什么珍贵的物件，却只是一块非常普通的铁牌子和一本书。

师父指着铁牌子说：“如果有人拿着这个来找你，他们无论要你做什么，你必须答应。你要记住，你是怯薛军的后代，是大汗最忠诚的卫士。”

色登扎布答应着，看了看这个有着隐晦图案的铁牌子，把它扔进匣子里。师父说：“色登扎布，我其实看到了那个被杀的女孩子，是你父亲射杀的，你父亲为这个内疚了一辈子，他在梦中常看到那个女孩子的眼睛，以至于他现在都出现了幻觉。”

色登扎布想起了父亲，这个倔强的老头儿，已经处于时而糊涂时而清醒的境地。上次色登扎布回家，他瞪着眼看了色登扎布半天，非常高兴地喊道：“阿爸，您回来了？”

不过听说有个进入止马谷地的人成功逃出死神的包围圈，他义无反顾地骑着他的老马加入了搜寻的队伍。父亲在帮助搜寻那个逃跑的洋人的

前几天，一直是处于清醒的情形中。他甚至参与了分析地形，安排搜寻路线的任务，思路之清晰缜密，让很多年轻人都钦佩不已。后来几天就不行了，他骑在马上，稀里糊涂，虽然没有认错人，但是很少说话。色登扎布非常惊讶，父亲竟然没有彻底糊涂，只是处于那种半清醒的临界状态。父亲还唱歌，歌声沧桑动人，很多人都差点落泪，他唱道：

“呜呼，我主！

雄鹰腾飞民之上兮，汝昨非翱翔于天宇耶？

呜呼，我主！

灵车轧而行兮，今岂载汝而去耶？

呜呼，我主！

贤妻爱子世所罕兮，汝果离之而独去耶？

呜呼，我主！

忠臣良将愿效命兮，汝岂弃之而不惜耶？

呜呼，我主！

雄鹰矫健展翅飞兮，汝昨非盘旋于天宇耶？

.....”

2 站立的棺材

第八天早上，父亲在师父开始迷糊的时候，赶到了铁马寺。色登扎布已经开始为师父准备后事了，很多赶来帮忙的牧民已经开始在寺庙后的小山坡上开挖坟墓。

父亲突然骑着他的老马赶到了。父亲看到躺在地上已经瘦成一个纸人的师父时异常清醒，说：“腾格尔，你会受到天神的接见的。”

师父听到父亲的声音，竟然也有了精神，非常欣慰地笑了，说：“扎木尔，你说的对，我已经听到天神的声音了。”

父亲又唱起歌：

“呜呼，我主！

汝为人杰，

天之骄子，
受长生天之遣，
降临人世，
汝欲抛弃忠实之百姓耶？
汝欲弃我等将士而去耶？

汝有——
富饶美丽之家乡，
与汝同样高贵之贤妻。
坚如磐石之政权，
精心制定之法律。
昔日星散之百姓，
今已十户为一体。
凡此一切之一切，
均在漠北之草地！
.....”

师父跟着父亲一起唱，不过父亲的声音高亢，师父的声音微弱，相比之下，父亲的声音是高山，师父的声音不过是缠绕着高山的小溪。直到小溪断流，师父在父亲怀里安详地死去，父亲还一直唱着这首歌。父亲中午没吃饭，一直唱到了晚上。声音从高亢变得沙哑，变得微弱，直到昏沉沉睡去。

傍晚，色登扎布关庙门的时候，有两个牧民抬着一个大箱子，朝他打招呼。色登扎布知道他们是想把箱子放在这里。铁马寺有时候是附近牧民的免费仓库，牧民转场的时候，有不需要带的东西，就会放在他这里，等转场回来，再来取。

色登扎布那时候年轻，有的是力气，他帮着一个看起来有些老的牧民把箱子抬进屋子。牧民对他鞠躬，说：“好心的色登扎布，您会有好报的。”

色登扎布刚死了师父，心情不是很好，只是朝他们鞠躬还礼，就关了庙门。

做完晚课，色登扎布刚要歇下，昏沉沉地躺在一边的父亲却喊道：

“色登扎布，给我杯水喝。”

色登扎布倒了杯水给父亲，父亲喝完了，问他：“今天是不是有人来送了个箱子？”

色登扎布说：“是。”

父亲站起来，来到放箱子的房间。父亲绕着箱子看了看，用手拍了拍箱子，箱子没锁，外面用绳子松松地捆着，显然是抬着的时候用的。父亲让色登扎布找来钉子，把箱子狠狠地钉死。他还在箱子的底部，找到一个小小的好像虫子咬出的洞，他让色登扎布找了一块木头，把这个洞堵死，然后才去睡觉。

当天晚上，他听到屋子里有非常激烈的类似打雷一样的声音，甚至有鬼一样的嚎叫。他被惊醒了，要出去看。父亲死死地拉着他，说：“这是天神来接你师父。”

第二天早上，色登扎布还没起来，就有人在外面拍打庙门。色登扎布给他们开了门，看到昨天晚上来送箱子的那两个男子，笑容可掬地站在外面。色登扎布把他们带到放箱子的地方，两个人看到被钉死盖子和堵死小洞的箱子，朝着色登扎布鞠了一躬，就抬着箱子走了。他们走出院子，色登扎布才发现有一道黑红的血线，从屋里一直流到院门口。他走进屋子，在放箱子的地方发现一摊血。

父亲走了过来，看着那摊血，对他说：“色登扎布，你记着。作为大汗忠实的卫队成员，一生要遭受至少 100 次暗杀。这仅仅是第一次。”

色登扎布看着父亲，脑子里又出现了那个小女孩哀怨的眼神。他刚要跟父亲探讨一下杀人和暗杀的问题，父亲看着他笑了，说：“阿爸，您回来了？”

那时候，是文革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。也许因为路途遥远，红卫兵小将们只光临了铁马寺一次，他们说先礼后兵，因此对色登扎布很客气，给他宣传了一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，问他懂了没有，色登扎布说懂了。

一个戴着红袖章，扎着两条羊角辫的小女孩很稚气地笑了，说：“你

看，毛泽东思想就是伟大，连这个封建余孽都一听就懂。”

他们好奇地把寺庙从里到外都看了一遍。那个小女孩批评色登扎布说：“你们供奉这么多的牛鬼蛇神，却连一尊毛主席像都没有，我看你们是典型的反革命。”

色登扎布吓得战战兢兢：“毛……我不认得他老人家。”

红卫兵看着他的样子，很不屑地说：“我会让人给你送一个来。不过，你不许对他老人家念经，你要对着他读《毛泽东选集》。”说完红卫兵扔给他一本书，扬长而去。

色登扎布没等到他们来送毛主席像，却等来了暗杀。那天傍晚，色登扎布到门外的石头上收拾铺盖。他喜欢把被褥拿出来，晾在外面的石头上，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抱着软乎乎的被子，会闻到青草的香味儿。他先把被子抱回家，出来抱褥子的时候，他看到了一个拉着棺材的马车。拉着棺材的马车在草原上是非常少见的，最让他惊异的是，马车上拉着的棺材是立在马车上的。色登扎布知道萨满巫师的棺材是竖着下葬的，但是这种竖着拉棺材的却是见所未见。因此就停止收褥子，站在门前观看。

当时太阳已经落山，西边的天空，是一片很艳丽的桃红色。那些人从东面走来，身上和脸上似乎也披着一层粉红，他们似乎也看到了色登扎布，跟着马车两边行走的人，一齐抬头看着色登扎布，色登扎布似乎感到他们是从很遥远的天际走过来的，走了不知多少年。

看着很诡异的马拉竖棺，他突然想起了师父说的一个故事。大汗西征时，在花刺子模大败国王札兰丁，杀敌三十多万。那时尸横千里，血流成河。扎兰丁孤身一人，狼狈逃窜，成吉思汗带人在后面猛追。眼见就要追上的时候，大汗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辆拉着棺材的马车。马车的两边走着几个穿一身古怪黑衣的汉子，马车上是一副站立着的棺材。花刺子模在几百年前是信奉拜火教的，即便是现在，还是有很多人信奉拜火教。别说是成吉思汗，就是扎兰丁也是很多年后才知道，让拜火教大师救他的是他的一个妃子苏珊。大汗当时大怒，勒令兵马上前，把这几个人杀掉。但是，大汗的兵马却动弹不得。大汗愤怒，挥刀要亲自上去，却被身边的谋士劝住。谋士说这个棺材里的主人应该是拜火教的得道高人，他以这样的形式

过来，是以阿胡拉玛兹达的名义来劝大汗放生的。大汗要杀绝对能杀了他们，也能杀了札兰丁，但是那会惹恼拜火教，对大汗的事业会有伤害的。成吉思汗听了谋士的谏言，眼睁睁地看着札兰丁游过印度河，成功逃生。

现在，色登扎布看着这个几百年才出现的奇景竟然就出现在他的面前，不由得遍体生寒。那个站着的棺材和行走的众人，视若无物的经过色登扎布的面前，一直朝着那桃红色的晚霞走去，直到完全走进了桃红色的彩霞里，影子都看不到了。色登扎布把褥子抱进屋子，坐着想了想，就操起刀，关了庙门，朝着竖棺走去的方向追去。

3 等待死神

西边天空的桃红色，已经开始发暗，给色登扎布的感觉，好像是那些人灰色的眼神把天空搞黑了。

自己一个人去跟踪他们，这是一个独立的，没有预谋的行动。在他们这个组织中，这样的行为是不允许的。但是，今天的事情太突然，色登扎布根本没有通知任何人的时间。色登扎布边走边嘀咕，不知道自己这次的行动是福还是祸。翻过一个小山坡后，是一个小小的山谷。傍晚的山谷显得安静平和。色登扎布在坡顶仔细看了看山谷，山谷里光线已经很差了，能看到平缓起伏的土坡，却没有马车和那些人的影子。色登扎布有些迷惑，虽然这是个小山谷，经过这个地方起码也得半个小时。按照这些人刚刚走路的速度，和他们迟滞的脚步，走过这片山谷没有 40 分钟是不可能的。从铁马寺爬到坡顶的时间，色登扎布曾经测量过，他不紧不慢地走，需要 20 分钟，也就是说，他们从他眼前走过后，走出这山谷，需要一个小时，而现在，不过是半个小时的光景，他们竟然就消失了。色登扎布握紧刀柄，顺着马车道下了山坡。小路右拐，转过一面山峰，他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坐在地上的姑娘。即便天已经开始黑了，色登扎布也能看出来，这个穿着一身时下流行的黄军装，扎着马尾辫的女孩，就是那天带着十多个孩子，坐着拖拉机来给他上课的女孩子。

色登扎布对她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女孩过于丰腴的前胸。他是一个喇